

山 民

刘向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山 民

刘向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3印张 2插页 40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50-0677-4 / I·613 定价：1.35元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刘 章

长子向东将他整理的《山民》交我，要我从头看一遍，并写几句话。父为子书作序，当今似无前例，鄙不避嫌，说我该说之话。

我本山野村夫，误入诗途，向东自然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不能象李白那样“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也不是骆宾王式的神童，七岁咏鹅。他出生在瓜菜代的1961年，也许野菜和大萝卜的钙质更多吧，小子骨架甚大。他五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岁便随我上山牧羊、拾柴，到冬天常常把脸蛋冻得紫茄一般，他母亲心疼得“咳咳”不止。那时天下大乱，人心骚动不安，衣食尚艰，何谈诗书？我虽有几本唐宋诗词和新诗集，为免火灰之灾，尽日锁在破橱。我不希望自己儿子学文，已身分明是误，忍心错及儿女？他七岁上学，背语录，治河滩，送走少年。

粉碎“四人帮”那年他“高中毕业”，抱着新发的课本回家，劳动之余，撬我书橱，“偷”几本书看。十六岁入伍从戎，因一篇决心书写得可以，被团首长发现，给予鼓励，竟然写起诗来。他写军旅生活小诗，也写乡情诗，天要下雨，草要吐芽，只有顺其自然。

和诗结交，深交甚难，绝交不易。我也没有放弃诗。这样，我们是父子，同时也是诗友。每有诗草，相互传看，各陈己见，择善而从，又各走各的路。我性迟钝，作诗甚苦，他也不比我灵气多少。这个小册子所写的山民，大多是我们小村的人物，几乎每一首诗都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甚至经岁经年！例如他那位光棍大哥，我们为他婚事花费很多心思，苦恨好事难成，最后得了那么一首诗！嗟呼！这大概就叫做人生的体验吧？集子里的《苹果熟了》，在别人读来也許平平，可是当我读到“大小子/牙口好/你多吃几个。/省下一碗粥，叫你爸爸喝。”时，却悲怆欲泪，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小村、我的家庭那些年的生活。《歌谣》、《巴哒嘴不是什么好习惯》等诗里的人物，我比他熟悉，我没写成诗，他写了，这说明，同是一个事物，不同人将创造

出不同的艺术生命来，虽父子亦不可替代。

因祸得福，童年和少年时代乡村贫困的生活，为他提供了材料，使他写出了一些诗。现在生活环境变了，接触的人物变了，以后的路该怎样走？这是值得他认真思索的。

在父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孩子，他的诗更是孩子，幼稚而单薄。我常泼冷水：不要继续走我的路了，为诗太难，今更难。但是泼不冷。既然爱诗就该爱得真，爱得深，努力写出好诗来。可是又谈何容易？

最后，我想将陆游写给他小儿子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写在这里：“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88年3月1日于燕草书屋

目 录

序 刘 章

魂在故土

燕山深处有我的故乡	(3)
呵，我的妈妈	(5)
想起我的妈妈我就这样自言自语	(7)
脊 背	(9)
巴哒嘴不是什么好习惯	(11)
牧羊人	(14)
关于爷爷的回忆之一	(16)
关于爷爷的回忆之二	(18)
佝偻二爷与树	(20)
植树者	(22)
大 伯	(25)
哑 巴	(29)
山 草	(31)

光棍儿大哥	(32)
石头大叔的眼泪	(34)
小二黑的买卖	(36)
歌 谣	(38)
某某家里的	(41)
给姐姐	(44)
飘香的炊烟	(46)
小村旁的小菩萨	(48)
苹果熟了	(50)
下 棋	(52)
五月南风桑葚熟	(54)
秋天的苹果花	(56)
热炕上，我听他讲	(58)
野葵	(60)

半截儿梦

我是北疆最小的一颗星	(63)
我的枕头	(64)
进山小憩	(66)
山 音	(68)
炊 烟	(70)
半截儿梦	(72)

枕边草	(74)
我是喜鹊，我在高山上歌唱	(76)
松 粽	(78)
红 豆	(80)
山里红	(82)
思念（三首）	(84)
安定门旧址情思	(86)
石头与山岭	(87)

魂 在 故 土



燕山深处有我的故乡

我高的与矮的
挺拔与佝偻的
故乡的山呵，
燕山的乡亲！
我的歌是你的
心壁与峡谷间的回音。

肩膀和梯田
似一架架梯子。
苹果般的太阳，
雪梨般的月亮，
山楂果般的星星，
星星般的板栗，
——靠这梯子采撷。

山路和胳膊，
如一条条纤绳。

装载理想的船，
捕捞希望的网，
山石般沉重的生活……
——靠这纤绳拉起。

呵！乡亲的形象，
群山的形象，
一块块山岩，
一块块肌肉，
点点滴滴的汗，
滴滴点点的泉，
组成我诗的音符。
呵！我高的与矮的
挺拔与佝偻的
故乡的山呵，
燕山的乡亲！
你们没有叹息，
胜利中向前进，
困难中也前进！
我的歌是你的
心壁与峡谷间的回音……

1983年秋

呵，我的妈妈

你似乎不会走路，
总是一阵风似的——跑！
每天从清晨跑向黄昏，
腿肚子是永远紧绷的发条。

呵，我的妈妈，
你总是一阵风似的！

背后瞅，你的身影不如别人清楚，
迎面瞧，你的衣襟总是呼呼飘着，
浇园的水是跑着挑，
生火的柴是跑着抱……

呵，我的妈妈，
你总是一阵风似的！

那年我还小，你收秋去了，
倚柴门我对着星星唠叨：
“妈妈准是被狼叼走了……”
正说着你回来了，影儿飘飘……
我哭着扑向你，怕你生气，
你紧紧搂住我说：妈什么也没听着。

呵，我的妈妈，
你总是一阵风似的！

如今你过早地佝偻了腰，
那是跑的姿态，风的塑雕！
你身后，哪会有搁浅的生活之船！
你面前，有多少理想的航标闪耀！

呵，我的妈妈，
你总是一阵风似的——跑！

1982年春

想起我的妈妈 我就这样自言自语

妈妈的名字长满了皱纹
妈妈的心很水灵
可人们曾忘记她的心
叫她铁手铁肩的铁姑娘

妈妈曾是炼铁红旗手
土高炉炼出过两颗苦泪
妈妈曾是治河的模范
移水移走了水一样的时光

妈妈的背是挺好的摇篮
摇大了我摆大了太阳和月亮
妈妈不懂音乐懂指挥
能指挥锅碗瓢盆之交响

妈妈一咬牙就能扛起日子
但从不道出生活的重量
妈妈的脊梁被压弯了
很直很直的是她的目光

妈妈写总结只用两个字
一个是：累；一个是：忙
妈妈用一个字写她的计划
干——为彩礼也为新房

妈妈的光荣算不上光荣
光荣属于奶奶对军鞋的回忆
妈妈的风流算不上风流
风流属于妹妹高跟儿的思想

妈妈今年才四十四岁啊
妈妈的名字却长满了皱纹
想起她我就这样自言自语
我该怎样做她的儿郎……

1985年春